

全球文化系列 Global Culture Series



The Fascination of France Culture

法兰西文化 的魅力

郭华榕·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全球文化系列 Global Culture Series

法兰西文化 的魅力

郭华榕·著

The Fascination of France Cultur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郭华榕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705-0

I. 法... II. 郭... III. 文化-研究-法国-19 世纪 IV. K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0045 号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

作 者: 郭华榕

插 图: 张雄等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200

ISBN 7-80681-705-0/K · 168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法兰西文化，中国知识界对它有一定的了解。19世纪中叶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尔、大仲马、雨果、乔治·桑与凡尔纳的小说拥有众多读者；德拉克洛瓦、科罗、库尔贝、马奈、莫奈和米勒的绘画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奥芬巴赫、伯辽兹和比才的乐曲不乏知音。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蒲鲁东的思想曾遭到严厉批判，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则作为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总之，人们对法兰西文化并不陌生。

但是，“并不陌生”并不等于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全中国人民正积极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热潮的今日，必须率直承认，我们对法兰西文化还有许多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东西。

德拉克洛瓦以其画笔展现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科罗作品的梦幻境界为绘画增添了诗意；雨果使尖刻的政治抨击达到登峰造极；乔治·桑在1848年革命时曾参加内政部工作；大仲马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的巴黎运来大批弹药；巴尔扎克依靠墨水与黑咖啡创作《人间戏剧》；《红与黑》的作者曾在拿破仑的大军中热忱服役；印象派绘画的异军突起与科技界对光线的进一步认识紧密相联；凡尔纳科幻小说的脱颖而出与工业革命的来临休戚相关。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了两代法国工人；拉马丁的作品是文学、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梯也尔与基佐则集政治家与史学家于一身；拿破仑三世一度埋头撰

写《恺撒传》；朱尔·西蒙是女工问题的较早研究者；托克维尔的著述至今在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凡此种种，显然不是阅读几部小说、参观几次画展、欣赏数支乐曲，即能了然此中曲折的。

只有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科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都是民族文化结构中互相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的法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作品在画坛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古典主义的衰落，浪漫主义的时兴，现实主义的发展与印象主义的崛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兰西民族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与嬗变更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曾多次发生冲突：库尔贝“异端”的现实主义画展所引起的轰动；福楼拜因创作小说《包法利夫人》而遭到控告；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的被删砍；乔治·桑与教权派的较量；雨果在流亡中从窗户眺望祖国；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的问世在绘画界引起的争议，诸如此类的冲突，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兰西文化的强大生命力。19世纪中叶的法国，火车取代了马车，轮船取代了帆船，电灯、电报和照相机开始使用，衬衣逐渐普及，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小农依然迷恋土地，教堂尖顶的熠熠光彩依然辉映着蓝天，诸如此类的生活画面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法兰西文化的进取性和兼容性。

求索，不断地求索，多方面的求索，这是19世纪中叶法兰

西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官方的否定,法庭的判决,沙龙的拒绝,保守势力的贬损,皆阻挡不住新的文化潮流的前进。肩上沉重的债务没有使作家停止笔耕;无钱购买颜料不能令画家放弃构思;我们的同行——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在遭遇撤职、停课、避居外省和流亡国外的厄运时,依旧握笔著述,谈古论今。这是为什么?为的是探求真理!为的是寻求光明!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一书的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本书中着力探讨了19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的特点及其魅力之所在。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今天,作者的这一探讨,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色,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特色。

郭华榕同志在动笔撰写本书时,诚恳邀我替他写序,其实无论是学识还是资历,我都无力胜任这一工作。但是,我对他致力于法兰西文化史研究的孜孜探求精神极表赞赏。就我见闻所及,目前国内全面介绍法兰西文化的专著还不多,郭华榕同志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鉴于此,我不揣冒昧写上几句,但愿在世界史学界众多专家的努力下,有更多的世界文化史专著问世!

孙祥秀

序

引言

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1) “没有个性的诗，苍白无色”
(2) 线条、色彩、光线与追求(3) “真正的征服，是对于
无知的征服”(3)

第一章 官方文艺 古典主义的衰落

画布上的拿破仑三世(5) 《皇后欧仁妮及其官中女官们》
(6) 卡巴内尔的《爱神的诞生》(7) “画室内成长的军人”
(8) 涂上五颜六色的帝国军威(9) 卡尔波受到的
谴责与宠爱(11) 巴黎——欧美音乐中心之一(12)
《拿破仑三世的赞歌》(13) 不幸的《弄臣》，走运的《茶花
女》(14) 《西西里晚祷》的意外成功(15) 《蓝色多瑙
河》“发源”于巴黎(15) 李斯特、肖邦的乐思与爱情(16)
“帝国欢庆”与奥芬巴赫(17) “第二帝国的国王”(18)
《溜冰圆舞曲》、《永远或决不》(19) “皇室顾问”梅里美
(20) 皇后欧仁妮伤心落泪(22) 举足轻重的文艺评论
(22) 大卫及其晚辈们(24) 《泉》与人体之美(27)
“安静为人体首要之美”(28) 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的冲突
(28) 沙龙音乐与戏剧(29)

第二章 浪漫主义文艺的延续

浪漫主义——新艺术的新感觉(31) 浪漫主义的冲击波(32)
德拉克洛瓦——浪漫主义的狮子(34) “攻击现实，嘲笑未
来”(35) 科罗画中的朦胧美(37) 东方风格、宗教传说与
历史题材(37) 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39) 浪漫
主义——文学上的自由主义(39) 浪漫主义戏剧的滑铁卢
(41) 雨果是人不是神(41) 雨果抨击政敌的才华(42)
“我就是那最后一名”(43) 巴黎的雨果博物馆(44) 女扮
男装的乔治·桑(45) 最悲惨的一间阁楼里……(46) 乔
治·桑参加1848年革命(47) 热情奔放的女作家(48)

乔治·桑与福楼拜的信札(48) 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大仲马
(50) 《安东尼》假戏真做(51) “我们的弦在颤抖”(52)
“我这个法国最伟大的人物”(53) “作品被查禁了12年”
(53) 大仲马与加里波蒂的友谊(54) 私生子与《茶花女》
(55) 声名显赫的父与子(56) 波德莱尔的曲折经历(58)
“我对政变表示狂怒”(59) 复杂而矛盾的《恶之花》(60)
母亲怀里死去的作家(61) 科学院三次嫌弃的雕刻家(61)
凯旋门上的《马赛曲》(62) 人物雕刻与动物雕刻(64) 正
在消失的浪漫主义音乐家(65) 惧怕尸体与迷恋音乐(68)
伯辽兹——贝多芬的再生(69) 风靡巴黎的《迷娘》(70)
《浮士德》歌剧带来的荣誉(70) 《动物狂欢节》延期“举行”(72)

第三章 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

“握笔征服世界的拿破仑”(74) 黑色咖啡“流成河”(76)
巴尔扎克“远征”俄罗斯(77) 略带寒酸的巴尔扎克博物馆
(77) 巴尔扎克的出国护照(78) 《红与黑》——19世纪
编年史(78) 斯汤达尔与拿破仑的不解之缘(79) 贝尔主
义：个人奋斗(80) 独到见解的《拿破仑一生》(80) “罕见
之人，我一生都爱他”(81) 巴黎社会底层的写真(82)
“为生活、为民众而艺术”(83) “现实主义的无动于衷”(84)
《宝石犬，冬日的幻想》(84) 尚弗勒里与《现实主义文集》
(85) “艺术应该朴素、真实与独立”(85) 反抗包办婚姻
与《现实主义》杂志(86) “一切皆在愚蠢地竞争”(87)
《包法利夫人》的诞生(88) 高卢公鸡、宪章与公道(89)
爱玛找到的生活洞眼(89) 法国外省的风土人情(90)
“肩披一块破布”(91) “随时找到改革的途径”(91) “艺
术必须高于个人情感”(92) 法国文学的“五人小组”(92)
文学界的著名兄弟俩(93) “应该看到人类的苦难”(94)
撰写小说如同医生治病(95) 《最后一课》的作者(96) 法
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97) 从屋顶观看攻打巴士底狱
(98) 死后错划的波拿巴主义者(99) “别再换国王，反正
都一样”(100) “冰箱，箱住了金丝雀的嘴”(102) 从卢浮

官到枫丹白露(102) “最伟大的画家当然是我”(103) 库
尔贝的农妇裸体形象(104) 共和女神破门而入(105)
“他身怀米开朗琪罗的力量”(107) “古诺先生,我师承于
您”(107) 比泽夫妇心目中的政治(108) 东望巴黎:火
光熊熊(109)

110 第四章 印象主义文艺的兴起

印象主义与“后代健康”(110) 《喧哗》周刊上的“印象主义”
(111) 有争论的印象主义首领(113) “我画我所见的东
西”(113) 《枪决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14) 弃医学画的
巴齐依(116) 一群寻求真理的年轻画家(117) 伦敦有颜
色的雾(118) 船上作画的莫奈(118) 表现“世界意识的
瞬间”(119) 印象主义的工业画作(119) “粗野的”皮沙
罗(120) 近二十种不同的绿色(121) “离经叛道”的德加
(121) 描绘赛马与舞蹈的大师(123) 裸体女画为他赢得
声誉(123) 明亮色彩、虹色光线(124) 印象主义的惟一
巾幗(125) 记者眼里的凶恶女人(126) 印象派的英国画
家(127) 打破“固有色”的传统(128) 暂时的印象派画家
(129) “光学语言”与“再现自然”(130) “点彩派”、“分色
派”(131)

131 第五章 巴比松、巴那斯与其他

枫丹白露林边的巴比松村(133) 森林语言的倾听者——“落
选大师”(134) 拾麦、晚祷与扶锄(135) 自视清高,但不
苟且偷安(136) “风景画中的贝多芬”(136) 扑朔迷离的
《牧群》(137) “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们(139) “从容沉
思与美妙形式”(140) “法兰西文学的魔术师”(141) “国
家缪斯”的抨击人(143) 《从地球至月亮》……(144) 描
绘知识阶层的作家(145) 三次落榜的雕刻巨匠(146) 栩
栩如生的《青铜时代》(147) 常进当铺 少去餐馆(148)
《卢贡—马卡尔家族》(149) 少受青睐的象征主义(150)
“我仅相信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150) 追求人道而又伤感

的社会(152) 《向德拉克洛瓦致敬》(152) “我已死去,我又复活了”(154)

第六章 政府的文化政策 文化冲突

法兰西历史的低谷(156) 神甫们“关怀”教育(157) 保证金与印花税(158) “穷人应该沉默”(160) 惩罚报刊,禁錮喉舌(160) 梯也尔关于自由的演说(161) 出版报刊,无需预先批准,但是……(162) “我宁愿喜欢拿破仑二世”(163) 皇后衣裙与“帝国欢庆”(163) 欧美绘画大会师(164) 貌似公正的官方沙龙(164) 马尼餐厅、冰镇香槟(165) 亲王当教父,作家当教母(166) 不该接受3万法郎馈赠(166) 皇帝曾研究制糖、征兵与挖运河(167) 内政部长保护《茶花女》(167) 皇后刁难乔治·桑(168) 从文化压制走向文化宽容(168) 忍受困苦,坚持真理(169) 拿破仑三世鞭打《浴女》(170) 库尔贝的“异端画展”(170) “我不想模仿和抄袭”(170)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同上法庭(171) “包法利夫人至今还在哭泣!”(172) “沉默如同怯懦、迟钝”(173) 《恶之花》被砍掉6朵(173) “鲜血代价换取而来”(174) 乔治·桑与教权派较量(174) 从窗户瞭望法兰西(175) 至死不归的欧仁·苏(176) 《草地上的午餐》激起冲突(176) 皇后不屑一顾世界名画(177) “落选沙龙”——“皇帝的沙龙”(177) 《奥林匹亚》引起裸体画之争(178) 马奈将跻身卢浮宫博物馆(178) “我的观察与思考皆属正确”(180)

第七章 官方史学 浪漫主义史学

敏感的文艺,迟钝的史学(182) “陈情书”、拿破仑书信(183) 独一无二的《拿破仑三世文集》(183) 法国皇帝笔下的《恺撒》(185) 教育总监立功受奖(185) 官方议员兼任史学家(186) 1848年仅为“一连串的阴谋”(186) 令人肉麻的“皇帝万岁!”(187) 种族、环境、时间决定历史(188) 建立国家不应是“空中楼阁”(189) “醉酒之人,先乱干,后清

醒”(189) “历史不是艺术,而是纯科学”(190) 上帝与勒南的信仰危机(191) 伯爵史学家托克维尔(192) 1848年革命的预见者(193) “考虑内阁,忘记了革命”(194) “民主的危险在于多人专制”(195) “感情实现上帝的预言”(195) 浪漫主义史学的发展(196) 拉马丁三位一体(198) “戎马天才,不是社会天才”(199) “国王是疯子,基佐爱虚荣”(199) 阳台上宣布共和国(200) 生动感人的《吉伦特派史》(201) “替拿破仑擦靴子”的史学家(203) 法国叙述史的开端(204) “研究其功绩,避免其错误”(204) “丢脸比流亡更严酷”(204) 预报1830年革命的海燕(205) “普罗旺斯的两兄弟”(206) “你等我的信号再下手”(207) 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之父”(208) “人民是一种危险的力量”(209) 丹东是“人民的化身”(210) “复活完整的生活”(211) “这个巨人就是人民”(212) 米什莱和基涅的战斗情谊(212)

第八章 共和主义史学 “社会主义”史学

史学中的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214) 40—60年代的“历史热”(215) “太子顾问”改行治史(216) 主张民族复仇的史学(217) 关于第二帝国的第一部史著(218) 记载改变的专家(218) 共和史学的著名女将(219) “四十五生丁税”的实行者(220) 向拿破仑迷信发动冲击(221) 研究对外政策危险吗?(222) 研究女工问题的专家(222) 小资产者的代言人(223) 兄弟两人分道扬镳(224) 较早的工运史、工业史(225) 1848年的心态波澜(225) “应该建立和平部”(226) “对饥饿人民讲解饥饿课程”(227) “共和国即自由、平等、博爱”(228) 路易·勃朗和恩格斯会谈(229) 埃贝尔——“大革命的心脏”(230)

第九章 哲学、科学技术的进步

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232) “爱情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234) 编纂法语辞典的哲学家(235) “科学不是

仆人,而是皇后”(236) 真美善与折衷主义(236) 勒努维埃的相对主义(237) “所有权就是盗窃”(237) “人民银行”、“不要权威”(238) 政变的含义即“民主与社会革命”(239) 工人阶级——“政治婴儿”(240) 瓦特的先行者——帕潘(241) 太阳系起源于原始星云(242) 安培与两股平行电流(244) 上断头台的拉瓦锡(245) 左旋酒石酸、右旋酒石酸(248) 1830年的科学辩论(249) “圣母显灵”,教徒朝圣(250) 电灯、电梯、显影、定影(250) 微生物、发酵、葡萄酒(252) 马丁炉冶炼优质钢(252) 铝——金属家族的新生儿(254) 制定元素的“螺旋图”(255) 肝的葡萄糖生成功能(255) 椭圆函数与五次方程(256) 大气吸收线的发现(257)

233 第十章 城乡社会生活的特色

近代城乡的第二次巨变(258) 人口危机尚未威胁法兰西(258) 热恋故土与涌入城市(259) “来到布尔戈尼,首先应摸猫头鹰”(260) 巴黎在尘土飞扬中再造(261) 桥,塞纳河上的桥(262) “巴尔扎克世界”的消失(262) 火车钻山洞引起恐惧(264) 总统薪金,皇帝俸禄(264) 大资产者身居要职(266) 乘机发财,任人唯亲(266) 作威作福的“小皇帝”(267) 旧贵族的资产阶级化(268) 低收入与黑面包(268) 中央菜市场的“残肴买卖”(269) 有钱易长寿,无钱易夭折(270) 巴黎的断裂:富区与贫区(270) “穷人枢车”、死后的不平等(271) “巴黎如蝴蝶,外省如蜗牛”(272) 惟一的艺术家——照相师(272) 男人——农村的主要劳力(273) “结束生活如同步入人生”(273) 农妇——家务活的承担者(274) 物品够用,但质地粗糙(274) 乡间小道四通八达(274) “庄稼汉”与“吹牛者”的冲突(275) 法国小农的“护界神”(275) 农民的选票,政权的命运(276) 一个村落,一座教堂(277) 政府、教会与农民(277) “土地越小,君权越大”(278) 神甫与镇长争权夺利(278) 变化——乡村特色(278)

第十一章 经济起飞 政治演变

“第二帝国历史几乎全面修改”(280) “路易—菲立浦就是顶好的共和国”(281) “工业政变”、“经济飞跃”(283) 形同雨伞的中央菜市场(284) 北南西东的四大工业区(284) “蜘蛛网计划”变成现实(285) “整个欧洲无法与它匹敌”(286) 历史淘汰——轮船取代帆船(286) 新银行——资本与生产的桥梁(287) 美丽的法兰西、优良的葡萄酒(288) “农业的黄金时节”(289) “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289) “国王对我言听计从”(290) “根除一句谎言,需要50个世纪”(291) 宴会运动导致王朝垮台(291) 自由、平等、博爱与秩序(292) 法兰西银行现在告急(293) “四十五生丁税”——农民的枷锁(293) 十七次欢呼“共和国万岁!”(294) 群众追求“社会的、民主的共和国”(295) 五日血战,一场阶级搏斗(295) 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296) 立法议会——秩序党的猎物(296) “宁要白色恐怖,不要红色恐怖”(297) “皇帝万岁!”与沉默无语(297) “待它面临深渊,我将割断绳索”(298) 在巴黎渡过了“卢比孔河”(298) “平安无事,这是警察局长请我……”(299) 过去“没有进步,只有斗争”(299) 总统先生改称皇帝陛下(301) “专制帝国”——万马齐喑(301) 拿破仑三世九死一生(301) 巴黎祝捷,宣布大赦(302) “愿议会较多参与国事”(304) 银行家及时发出警报(304) 巴黎工人的《六十人宣言》(305) 缓慢改革与迅变政局(306) 1870年——风云紧急(307) 共和女神再次迈步向前(307)

注释

后记

引言

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

伏尔泰曾经指出：“历史只是一幅罪恶与不幸的图画。”大仲马另有一种生动的描绘，他自问自答地解释：“什么是历史？那仅是一枚让我悬挂我的小说的钉子。”罪恶与不幸仅属历史的一个方面。这位启蒙运动的巨人未曾完全理解亲身参加的斗争。那位多产作家酷爱历史题材，却不够尊重历史，将它当作可以随意摆布的物品。历史既不是伏尔泰的图画，也不是大仲马的钉子。历史，即过去的文明，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远比启蒙思想家与大文豪的上述设想错综复杂与丰富多彩。历史、文明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求索、冲突与前进。新事物的出现导致与旧传统矛盾，经过多次较量，创新战胜守旧，社会潮流获得迅速发展。

文化反映一个民族发展的水平，追求显示一个民族的活力。法国早在远古，已经发展自己的文明。大约 13 000 年前，在其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蒙蒂尼亚克，已有著名的拉斯科洞窟壁画。此处壁画迟至 1940 年才发现，现代人随即找到远古大冰川时代穴居的狩猎者留下的艺术创作。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法兰西文化曾经几度出现繁荣。19 世纪中叶



拉斯科洞穴壁画

文化的迅速发展是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19世纪中初期的社会进步,为此种发展提供了条件。19世纪中叶,文学与绘画尤其引人注目,当时不少稀世之作问世,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光泽。哲学、史学与自然科学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若干史学名著与科学发明皆属各自学科的重要成就。与此密不可分的是经济发展出现飞跃,政治也在不断变革。

19世纪中叶,近代法兰西文化再次显示出它的一个特点,即充分表现其个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诗作时,讲了一段精辟的话,也可适用于当时的法兰西文化:“诗人在其作品中,传给后代的,不就是他的个性?要是他的个性不超过其他人,要是个性不占主要地位,他的创作便苍白无色。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皆是一种完全特殊独创的世界。”当时,欧洲大陆尚未基本完成反封建任务。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正在发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转折。走在前头的法兰西,也正在完成其工业革命。法兰西文化揭露封建制度,冲击陈旧传统,值得肯定;宣传与维护资本主义,无疑有其历史局限性。19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具有突出个性、不愿因循守旧的特色,充分显示其力量 and 影响。

当时,法兰西文化出现百家荟萃、各派相争的局面,充分展示出多样性。在帝国体制下,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专制制度统治下,法兰西文化仍旧充满着活力,也即表现出法兰西民族的生命力。英国一位史学家在其《1814—1940年的法国》一书中冷静指出:“尽管法兰西统治者存在短处,她的军队正在衰落,拥有这样一些(文化)人士的法国,仍然头颅高高地昂起。不论她政治上怎样失败,文化艺术绝对不曾崩溃。”^①19世纪中叶,法国文艺界僵化与创新、旧派与新潮、官方与反对派同时存在。对抗与交流、写实与印象、人物与风景、神灵的身影与劳动者的姿态……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官方支持的派别与支持官方的文人,借助声威和荣誉,自诩正统。但是,其他许多流派,不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对于官方文艺另有看法。它们摆脱了存在等于真理这一俗套,披荆斩棘走向新的原野。当然,新生流派或反对官方的流派,并非真理的化身。鉴别一个文艺派别有无价值的标准,首先在于它是否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在评价某个派别时,必须考察它的主流,但也不能仅仅看到主流。

线条、色彩、光线 与追求

19 世纪中叶的历史,与法国其他时期的历史相同,只有不断创新,才不至于原地踏步,踟蹰不前。就整个法国历史而言,此时社会的求索与冲突,表现比较充分。有如绘画一般,无疑必须重视物体的线条,但过分强调线条,导致走投无路,于是,人们便去表现色彩的特点。不久,发现过分强调色彩,也会陷入困境,人们又去揭示光线的奥秘,而过分追求光线,又使某些画家走上歧途。种种尝试与创新,无法简单地由文化人士主观愿望而决定。第二帝国时期经济的巨大进步、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政治生活的不断演变、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科学发明的成绩,皆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在文艺与科技方面不断实践,从而出现新水平的文化。

文化艺术与科技以其独特方式回答当时社会的需求。19 世纪中叶法国文化、艺术与科技,如同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一般,经历冲突,坚持变革,都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十分强烈与广泛,如同滚滚流入海洋的塞纳河,势不可挡。它可能受阻于一时,但是终究无法抗拒,直至赢得光明前途。

“真正的征服,是 对于无知的征服”

拿破仑(Napoléon)一世有若干言论被后人视作名言,其中一句令人久久回味:“真正的征服,惟一不令人遗憾的征服,就是对于无知的征服。”无论何时,对于知识的追求,令人身心愉快。笔者在研究法兰西第二帝国^②时,对 19 世纪中叶法国文化艺术、社会生活,进行了粗浅探讨。请读者随同笔者的叙述,了解当时法国文化、社会的奥秘,领略历史发展的力量。本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介绍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笔者对文学、绘画与音乐等艺术的知识十分有限,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和时间也不允许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广阔的领域。当涉及文化人物、艺术派别问题时,如评价雨果,只表达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同时,在不少问题的说明中,力求采用国际上较新的、较可靠的根据与评判。

众所周知,有关文化、历史,历来存在许多争论,说服他人与信服他人皆非易事。对于龚古尔兄弟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法国著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 50 年内评价迥然不同,1930 年版指出他们为“现实主义者”,1980 年版则称他们“自然主义者”。某些法国人认为他们是“印象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另一著名的罗贝尔辞典如此介绍:“他们撰写了许多现实主义小说,自以为由于关注病理学与‘下层阶级’而开辟自然主义之

路,但他们不同于这个派别,因为他们有‘艺术性的文体’、充满印象主义的评论与‘热心的速记’,这些使他们表达了‘生活的强度’,有力地表现了‘激烈的生活’。”可见,分歧之大,一时难于克服。只有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才能寻得出路。何况生活中,在某个时段内,的确存在某些现象,它们难于用非此即彼的办法加以简单的界定。此外还应指出,对于当时普通群众创造的文化艺术,国内外皆缺乏研究,本书仅作少量叙述,有待今后新的探讨。19世纪中叶之前和之后的法国文化,必要时本书也将涉及。